



刘白羽文集

7



刘白羽文集

第七卷 散文（下）

华艺出版社

目 录

散 文

明朗的天·····	(1)
怒海狂飙·····	(8)
海燕·····	(14)
海歌·····	(19)
生命之花·····	(24)
清晨，细雨濛濛·····	(26)
太阳花之歌·····	(29)
火一般炽烈的歌手·····	(32)
雷电颂·····	(36)
惟有豪情似旧时·····	(45)
圣者·····	(50)
松树的芳香·····	(56)
大地的心灵·····	(59)
静静的黎明·····	(63)
亚热带的风·····	(72)
阿诗玛之魂·····	(78)
武夷风采·····	(82)
在焰火闪光的那一刹那·····	(89)

乘风浮海拜松山	(91)
春到零丁洋	(94)
今日雨狂风骤	(101)
南天春早 献给 L. S	(107)
风雪沉思	(110)
浪花十记	(115)
晨风凛冽	(129)
金黄的菩提叶	(131)
雾	(144)
沉钟余韵	(155)
绿的梦幻	(169)
伊沃·安德列奇	(183)
我的海	(204)
秋风十渡	(207)
冬夜凝思	(209)
白蝴蝶之恋	(213)
丁玲在继续前进	(215)
白桦树	(222)
荒山之夜	(224)
开江的日子	(227)
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230)
红帆	(236)
马鸣风萧萧	(238)
紫色的梦	(243)
南海，紫蓝色的海	(246)
海南岛飘浮着淡淡的幽香	(258)
漓江春讯	(266)
苍鹰 —— 彭总在朝鲜前线	(273)

白鸽·····	(283)
雨花石·····	(285)
莫斯科河情愫·····	(288)
乌克兰·····	(295)
九百个火炬·····	(306)
芳草青青·····	(316)
碧萝窗下·····	(318)
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卡尔逊·····	(321)
红杉树之歌·····	(330)
雪山情·····	(332)
今日的安东尼亚·····	(334)
金山话旧·····	(337)
棕榈泉 一日·····	(341)
智慧之神·····	(344)
我的心神轻轻一动·····	(348)
春到曼哈顿·····	(351)
燃烧的红月季花·····	(354)
远天冰雪·····	(357)
珍贵的片断·····	(359)
杜薇性格·····	(369)
昆明夜谈·····	(371)
美得令人陶醉·····	(373)
冰岛的花·····	(375)
从阿霞到卡秋莎·····	(380)
追求·····	(382)
从《疏森》谈起·····	(383)
金黄的向日葵·····	(386)
艺术细节的魅力·····	(389)

目 录

谈福克纳·····	(390)
情景交融·····	(396)
书美·····	(397)
海涅——人生的太阳·····	(401)
民族精神淤积的涌动·····	(405)
长篇小说中的莎士比亚·····	(410)
关于艾玛·····	(413)
庄严与典雅·····	(416)
巍然天地之间·····	(419)
东山魁夷的宇宙·····	(423)
穆斯林诗魂·····	(428)
乌云颂·····	(432)
黄土地之魂·····	(436)
“我要活下去，就是死了也要活下去”·····	(440)
川端康成的不灭之美·····	(444)
横天闪电·····	(449)
海外日记二则·····	(453)
给欧阳山同志的献辞·····	(458)
我带回春雨，带回春风·····	(466)
明亮的巨星·····	(469)
传火种的人·····	(471)

明 朗 的 天

同志！今天，当你站在会战前线上，一个又一个胜利消息像熊熊火炬不断地映红了整个华北的大地和海洋，你心里该是多么欢乐，多么激动。

可是，人们怎能忘：会战初期的创业生活，绝不仅仅因为那是艰苦，更重要因为那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人们怎能忘：天寒地冻，风雪怒吼，头顶青天，脚踏碱滩。人们怎能忘：那狂风简直像脱缰野马，一刮起来就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可是这一切怎能压制得住石油工人火热的红心，坚强的脚步。一队队人马从四面八方会战前线奔来，顶风冒雪斗严寒，风餐露宿拼命干，运输汽车不赶趟，人拉肩扛上井场。同志，你静一静！请听“老石油”郑明芝的话：“天天盼，夜夜盼，就盼拿下千吨井、万吨井，我参加过大庆会战、大港会战，再来拿一个新的大油田才高兴。”请听一个青年女采油工张翠的心声：“让我补上大庆会战那一课，我要在创业实践里学铁人。”同志！让我们再看一看女采油工贾先梅这一页创业日记：“……当路经红四井时，车上全体同志都沸腾起来，拍手欢呼，激动场面，无法形容。下车后我们马上奔向红六井，想看一看高产油井什么样，这口高产井原油的流动声好像是有节奏的音乐。看见我国自己制造的双翼采油树，每人的手都在这里摸摸那里摸摸，好像是好朋友会面一样，感到格外的亲切。油

的温度很高，手摸到采油树都烫手。火热的油和火热的心溶合在一起，迸发出石油英雄战胜困难的无穷威力。

就是贾先梅所在的这个会战小分队，上来会战时，只有一顶帐篷，全队人挤着坐着满满腾腾，点燃一堆篝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但是火光映红了每一个风尘仆仆的面孔。领队郑明芝给大家讲大庆会战艰苦创业的经历，讲得小青年心里热乎乎的。篝火的火苗呀在每一颗眼珠上跳荡。夜冷风透骨，火光更熊熊，大家就学起《实践论》、《矛盾论》来，他们一分为二，盐碱滩，风沙地，苦是苦，可比大庆会战当年好多了，大伙齐声说：“千矛盾，万矛盾，有一心为人民的红心，没有不能克服的矛盾。”

一夜北风吹，晨起一身土。郑明芝这个从大庆熔炉里炼出来的人心里想：还得加把火！他把人分派到农村里进行社会调查，接受人民教育。我们才知道原来两脚踩着的地方曾经燃烧过抗日战争燎原烈火。他们身旁一个小村庄就遭受过日本鬼子残酷烧杀，那时遍地血流成河呀！房屋燃烧，草木成灰，鬼子把三十六个农民塞进一口井里。一个妇女抱着个婴儿，想救得孩子一条命，也活活被刺刀挑在井里。逃难的农民回来，把人掏出来，死尸摆了一大片，每寸土地都渗透先烈的鲜血呀！听着听着这些青年满脸淌着泪水，张翠满腔怒火说：“老同志花了多少鲜血夺得这块土地，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办？”

这次我们访问了这个采油输油联合站，这是华北油田几个大型油站中的一个。在一间明光敞亮的平房里，我们见到党委书记郑明芝，矮矮身个，是一个极其朴实柔中有刚的人，三十多岁，但几次会战的烈火在他脸上留下风霜斑痕。当他跟我们讲述建设采油输油站会战时，坐在他旁边一个梳着两条长辫、细高身材的女青年插上一句话：“这石油是用鲜血换来的！”

这就是张翠，她现在是采油队副指导员。她这句话说得深刻呀，他如同火光一下照亮从当年枪林弹雨的战争到今天建设社会

主义大会战，两个战争之间一条深远的历史道路，在这条路上闪耀着征服雪山草地的英雄好汉的壮志，传播着战胜冰封雪冻的石油战士的豪情。井冈山星火熊熊燃烧呀，一个战争接一个战争打下去，一代新人接一代新人站起来。正是这样的人，日里夜里，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她们用珍爱先烈英灵的情感啊，精心管好每口井，使十几口井的原油通过输油管线，畅流无阻地输向远方。

郑明芝谈了为建成联合站而展开一场又一场的鏖战。又谈到第一次输油的欢乐。当时，他们四天四夜没合眼，沿线一分钟来一个电话汇报油流情况。他说：“我们提前六小时完成南线输油任务。”紧接着他们又大战 50 天建成北线输油站。是往毛主席身边送油呀！人们的心情格外激动，7 月 1 日把油送到了北京。7 月 28 日唐山地震，原来供应北京的一条输油管断了。郑明芝笑得那样甜蜜、亲切：“我们的油及时地保证了祖国首都天安门灯光的明亮。”想一想，这样的人有着多么豁亮的心胸，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写了一首多么美的诗呀！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追索一下，在这样短短时间内，——不过，对于年轻人也许这是漫长的年月吧？……大庆精神是怎样贯注到这些青年身上，使他们焕发着大庆的青春呢？这还得从郑明芝谈起。

郑明芝是从军队上选调出来参加大庆会战的。到大庆是个夜晚，到处是灯光，到处竖井架，会战队伍正在上。天亮一瞧，一望无边的大草原，冰天雪地，哪儿找得到一滴水！只能用雪洗脸。那时候纷纷传说：有这么一个人，一天到晚不知道困，不知道饿，不知道累，一个劲干，老乡管他叫“铁人”。郑明芝他们听讲，这个铁人正在跟前打井，就去看他。王铁人在井场上热情地招呼新来的战友，跟他们谈自己旧社会在玉门当石油工，一块破烂老羊皮，白天当衣，夜里当被，现在再苦也是甜呀！王铁人说着说着怒起来，把拳一挥：帝国主义硬说我们没有油，是想用石油卡我

们脖子，办不到！我们找到了大庆油田，拚上命也要开发出来，给他们一个有力地回击。王铁人的话一句一句比锤子还硬。郑明芝寻思：铁人在旧社会受那么大苦，新社会应该享享福了，为什么干的更欢了？我自己在红旗下长大，还有什么说的。从那一刻起，郑明芝下定决心当一辈子石油工。队长和党支部书记都是玉门来的“老石油”。一次井喷，队长头一个冲上去，淋得满头满身是油，制服了井喷。郑明芝拉他下来，他说：“我们不冲让工人冲？！干部干部，多干，干好，才叫干部呀！”有一回，书记到指挥部开会，半夜往回打电话：指定多少人带多少家伙，马上出发，参加会战。他自己开完会就直奔会战战场，甩开膀子领着队伍冲上去，挖地沟、铺管道，天蒙蒙亮，这一仗就打下来了。郑明芝在大庆五年，一片荒草甸变成大油田，大庆的烈火呀烧红了他的心，大庆的光芒呀照亮了他的眼，旺火里烧来冷水里淬，一块响当当的钢呀炼成材。郑明芝离开大庆赴长征，他心里再也忘不了大庆红旗一把火。

郑明芝跟我们慢慢谈心，他说：“烂泥滩里打出个大港油田，华北荒碱地又建起新的大油田，困难能说没有？可是想起大庆会战那把火呀，还有什么砖头瓦块能挡咱们的路。”

郑明芝在华北会战中严格地坚持了“三老四严”精神和岗位责任制。在他身教言传之下，一次一个扳手上的螺丝丢了，到了下班时间没一个人走。他们说：“差一个螺丝，这个班不能交！”硬是一点一点寻，一点一点找，本来八点下班，一直到十一点，总算把这个螺丝给找到了。小伙子们喜得欢蹦乱跳说：今天找回来的不是一颗螺丝，是大庆精神啊！郑明芝说：“凡是新来的工人都要把大庆精神的烙印打到他们心里去。”

有一回，贾先梅跟我们讲：“郑书记多少年如一日，见地下有一根铁丝、一个螺丝都捡起来。他要求我们严格，可是要求他自己更严格。哪一次投产大战，他不是顶在第一线，浑身是油，满

脸是汗，几天几夜不合眼，不下火线，我们从他身上学到大庆精神。”

郑明芝两只眼里闪着亲切的笑容，当他讲到 he 带起来的这些青年人，你会感到他的心那样温暖——

张翠，工作泼辣，干劲很大。刚上会战前线时有个弱点是爱流泪。可是我发现她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敢斗争，这是主流呀！到这里搭帐篷，女同志都在下面递东西，她头一个爬上了篷顶。一下摔下来把胳膊跌断了，一会功夫就肿得挺粗。我说：“小张！你回天津家里，治好了再回来。”张翠忍着难熬的疼痛回答：“我是来会战的，这一课一定得补上，我不回去。”这姑娘的脾气我知道，要说说不服，我严格地下道命令：“张翠同志！这是党给你的任务！”她走了，谁知道她没回天津，跑到大港，上了夹板，第二天又跑回来了，一见面就说：“别人会战我怎么呆得住！”你听听，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建筑联合站整个投产期间，她挂着胳膊到处跑，从没休息过。郑明芝喜得满面堆笑，他说：她主流好，党委决定把她当个苗培养。培养要给她压担子，摔打她，就提她当采油队副指导员。张翠愈锻炼愈成熟。一次，总站一部机器上缓冲器的玻璃管碎了，一百度高温的原油，喷泉一样喷射出来，张翠一步冲进烫热的油雨，淋得满脸满身，关紧闸门，保护了机器。有一回，半夜下暴雨，她想到采油工在野外工作，没雨衣怎样巡回检查油井呢！她立刻冒着雨把雨衣一件一件给采油工送去披上。同志们感动地说：“指导员！你送的不是雨衣，送的是无产阶级感情啊！”

贾先梅，这个同志，一心扑在生产上、油井上。她呀，一工作起来就没个时间，投产几天几夜不下火线，一直到生产正常才歇一口气。她就像不知道什么叫乏，什么叫困，从那时起周围的同志都管她叫“铁姑娘”。后来，大会正式命名她为“铁姑娘”。她可是一块锃光瓦亮的好铁呀，她经常满头满脸都是油。一次大雨

如注，正赶上量油时间。严格不严格遵守制度？可是铁梯又高又陡又滑，她推开别人，承担了这个危险任务。雨水打得她睁不开眼，她紧握秒表，顶风冒雨爬上高高的油罐顶上准时计量了储油量。一回投产期间，暴雨倾盆，油井口还没井房。她就那样湿淋淋的，在井上整整干了一天一夜；深更半夜又冷又饿，贾先梅一步也没离开井口。你看，这不是一个新的大庆人站起来了吗？“现在贾先梅经常爱讲的一句话是“打铁必须本身硬”，这就是她的性格。她对工作抓得牢牢的，一点也不放松。一回发现应该刷银粉的散热片刷上了黑漆，她立刻边讲边刮，要求返工。第二天伸手一摸，银粉刷了，可是没加清漆，银粉一摸就掉了，她又动手重改。最后，同志们说：“刷散热片返工三次，贾队长可反掉我们思想上的低标准了。”

郑明芝对于这一批新苗苗，真是喜爱呀！可是怎样爱，爱在哪里？郑明芝说：“对她们的要求还是要严格，铁姑娘也还要严格锤炼，‘三老四严’是不能放松一点呀！”

今年春天在井场植树，要求横竖成行。下午检查评比，贾先梅她们的质量是中流。晚上开会，党委书记郑明芝问：

“贾先梅，怎样样？”

贾先梅说：“完成了。”

“数量完成了，质量呢？”

贾先梅不作声了。

郑明芝立刻说：“今天，我要批一批你这个铁姑娘！我问：你这铁姑娘还当不当？红旗还扛不扛？红旗要大红还是要永红，红旗队各项工作要走在前，过得硬，你们种树的质量，与你们铁姑娘红旗队符不符？”

贾先梅脸红了。

散会，郑明芝又找小贾谈心：“小贾！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批评你？不这样，一害了革命，二害了你呀！”

像注射新鲜血液一样，这传播的不是永不熄灭的大庆之火吗？贾先梅她们连夜拉上绳子，一棵树一棵树重新栽得横竖成行。

第二天又检查，党委书记表扬了她们：“红旗作风就是过硬，不好推倒重来，这就是铁人传统呀！”

在离开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前一天，我们又一次访问了第一采油输油联合站。我望着一座座高山似的银灰色储油罐，我望着罐顶上无数面飞舞的红旗，我觉得那就是一支一支大庆的火炬在迎风飘扬呀！我又想起郑明芝说的“要把大庆精神烙印在他们心上”我句精辟深刻的话。大庆精神的烙印愈印愈深，大庆精神的火焰愈燃愈亮，一代又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石油会战愈打愈壮，是的，石油战线为什么仗打得这样过硬，关键就在于有这样一支共产主义思想过硬的队伍。

头两天下过大雨，地面上泥泞很深，可是空气清新极了。这时，我的心啊，又开阔又悠远，就像一股清冽的甘泉流过我的心头，我们的天是多么明朗的天呀！

怒海狂飙

海，祖国的海，亲爱的海啊！当我乘船迎着拂拂的海风，冲破雪白的浪花，到了一个采油平台和一个钻井船，在碧海蓝天之间我看到我们海上石油工人的飒爽英姿，心头涌起无限激情。几十年前这是一个充满血泪的海啊！而今是一个沸腾的海，欢乐的海了。

就像路并不永远都那样平坦，海也并不都那样宁静。在这里我被一曲人与狂暴大自然搏斗而战胜狂暴大自然的壮丽诗篇所吸引。我们专门拜访了一号钻井船，听他们讲他们与九级风暴斗争的惊心动魄的经历，这使我深深思索，它告诉我什么！？它告诉我这才是生活，我们英雄的时代英雄生活。

海一钻井船是一只不平凡的船，是中国工人阶级亲自建造的第一条钻井船。你想想吧，在一望无际波涛之上，衬着黎明曙光或红色晚霞，广场般钢铁船体高悬海面上空，四角耸立着四根又高又粗的桩柱，中间是巍巍钻塔，这是何等雄伟而美丽的海上城堡啊！一号钻井船以誓拿海上大庆的雄心，已经在海上打了十六口井。

在一号钻井船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指导员左超，一个身材瘦小的青年人跟我们说：

“去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啊！我们受着‘四人帮’迫害和地

震的干扰，又受到九级风暴的突然袭击……”

1976年12月，他们完成全年任务，指挥部命令他们返港维修。二十三日晚，他们收完钻杆，降船拔桩。二十四日清晨，突然收到气象预报：中午前后有七、八级大风。这时船体已降到水面。情况紧急，时间促迫，只有尽快拔桩（把插在海底的桩柱拔起）起锚，抢在大风到来之前带缆拖航；谁料，风暴却抢在前面，上午九点，浪涛翻滚，风力一下就到了八级。这时四只巨锚还没来得及起出。下午二时，风力猛增到九级。那真是一派险恶景象啊，天上乌云乱翻，海面白浪滔天，巨浪像山那样一浪比一浪高、一浪比一浪猛，狠狠照着船上扑来。暴风竟如此凶猛，把一只巨锚连同甲板上十吨重的锚机一下全部掀入海底，过一阵，另外两个锚也卷下海，钻进船失去了控制，在暴风挟持下以一小时七厘速度在疯狂的大海上漂流而去。情况万分紧急！十几米高的巨浪一下把船抛到浪峰，一下把船摔进浪谷，海浪在甲板上进流旋卷，高高钻井和四根七十多米高粗大的桩柱随整个船颠簸、摇晃，简直斜歪横倒起来。奉命拖它们回港的“208”号船一直和它们一道奋斗，但风狂浪激，怎样也靠拢不上，正如钻井船的同志们所说：“208冲上浪头，我们看到它们船底，我们给浪头涌上去，他们看到我们船底”。入夜更是险象环生，开始还看得见“208”上闪闪的探照灯光，后来一阵更猛烈的暴风把“208”也刮得不见了。四周上下一片漆黑，只见雪白巨浪一闪一闪。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电台同指挥部取得联系。人们都围在电报房门外，可是一部电报机砰然摔毁地下，使备用的一部发报，一按电键没有声音，跑到甲板上一查，天线断了。怎么办？！……

天线横系在两根桩柱上，要接天线就得爬上十七米高的桩柱，进行高空作业。夜黑如墨，风高浪陡，人在甲板上都站不住脚，要爬上剧烈晃荡的桩柱就更难了。可是电报必须立即联系上，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漆黑中不知谁说：“这怎么上得去？”“只要能发

出报，我上。”答话的是郑兆森。跟着，石金平说：“我也上。”郑兆森转身去拿了个电筒。

二吋粗的钢丝绳在暴风中像钢鞭一样狂乱地抽打，把桩柱梯打得粉碎。郑兆森和石金平趴在甲板上商量好，石金平在下面接应，郑兆森就抱住摇来晃去、冰冻溜滑的桩柱往上爬。爬一步，浪头又猛扑下来，再爬，他终于爬上几十公分的小圆盘，可是圆盘的铁栏杆都给风暴扭断了。这是多么危险的境地啊！郑兆森脊梁贴紧桩柱，两脚抵着圆盘底座，按了几下电筒给下面打信号，把天线拉上去接上了。电键响起，电报发出。这时陆地上指挥部全体领导成员都守在电报机旁边，终于等到了从惊涛骇浪中传来的第一份报告。

谁料到，夜十时，突然一声劈雷一般震响，甲板上爆炸出一片灼灼的火花，一根塔一样粗的钢桩柱整个从空中落下，贯入海底，与船底相撞，折成两断。海水像瀑布涌入船舱。海浪把一吨重的泵房盖猛一把掀掉了，海水也就冲进泵舱。船上的电灯一下明一下灭，眼看就有全船覆没的危险了。

危急关头，党支部在甲板上召开了紧急动员会。浪击船摇，人人把紧门墙、机座，摇来晃去站在一起。人们听见党支部书记、钻井船长李纪札坚定响亮的声音：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拿出生命保卫我们的钻井船！”

船在狂风恶浪中漂流。人们奋战了一天一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呕吐了又呕吐，吐出黄水，吐出血水；棉衣、毛衣、衬衣都浸透又咸又腥的海水，给海风一吹，全身冷得发抖。但大庆人在困难面前不能退后一步，都用钢铁般声音回答：

“人在船在，抗风斗浪天低头，不获全胜誓不休，请党组织考验我们吧！”

这时，以往的一年倏然闪过脑际，这一年有过最深沉的悲痛，有过最激情的欢乐，在粉碎“四人帮”后，那比火花还亮、比钢

水还烫的热情一下迸发出来，现在这一切变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声号令，全体投入英勇抢险的搏斗。

人们仰头看看天，空中的星星也在急剧地晃来晃去。李纪札带头迎着风浪冲上去，把泵房舱盖抬回盖上。但压上铁块浪掀掉，拧上螺丝浪拔掉。这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泵盖焊住，可是空中是浪，脚下是水，全身淋漓，双手精湿，水里电焊，生命危险。这时李岳和潘永福抡起焊枪，火花一闪，一股一股强烈电流通遍全身，麻木疼痛，难忍难熬，可是焊不上舱盖，这艘船怎么办？这一船阶级兄弟怎么办？蓝色火花刺刺闪跳。舱盖焊牢，舱里一米多深海水猛烈晃荡，水一下扑上发电机就会停电，船的最后一点动力、最后一点主动能力也就消失了。支部又发出紧急号召：“只要今晚过得去，一定能保住这条船，全力抢救！”郑兆森、于有泉听到命令，话也没说，就跳进舱内冰冷的海水里展开排水战斗。深夜严寒，冰冷刺骨，饥饿、疲劳、晕船、麻木一起袭来，手动一下也很吃力，嘴唇冻得乌青发紫，牙齿咯咯响，出口气也冰凉的了。郑兆森、于有泉两人谈：

“咱们今天要和老天比个高低上下了，咱们不把水排出，死就死在这舱里吧！”

郑兆森用尽最后一丝气力，终于接通管线，把两台抽水泵都开动了。他自己吐了一口血，一头栽在海水里，昏了过去；冰冷的水一刺激又清醒过来。这个身体魁梧结实、平时总是张开口笑呵呵的青年人，这时已经那样衰弱、无力，他挣扎起来扶住泵机，一丝微笑掠过脸庞。凶恶海水终于顺从了人的意志，经过通宵战斗，总算把泵舱里的水排除干净。这时天已微明，狂涛上面露出灰蒙蒙的晨光。

怒海狂飙，两日两夜，继续奔驶激荡，翻腾的大海像非把钻井船吞没不可。不过，险再险吓不倒石油英雄汉，危再危战不过巍巍大庆人。时间、钟点……谁也记不得，不过，这是遇险以来